

王嘉良 金 汉 主编

现代浙籍 作家论丛

5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丛书序

300
现代浙籍作家论丛

王嘉良 金 汉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浙江诸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625 字数230千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80515-642-5/I·77

定价: 4.20元

前 言

浙江素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誉。两浙不仅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自近代海禁大开以后，浙江得风气之先，这里的思想、文化界有识之士，率先经受世界近代文明的洗礼，崛起于东南一隅，汇成了一支为国人瞩目的文化新军。其中，影响最为卓著的，当推为后来的文学史家所乐于称道的那一支声势壮观、阵容整齐的新文学“浙军”。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浙东沿海，从会稽山麓，从杭嘉湖平原，从金衢盆地，从瓯海两岸……走来，或撒向全国，或稳稳地扎根于故土，演出了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回顾那一段浙江文学史，那是一种何等壮丽辉煌的新文学“汉唐气象”！只要扳起指头数一数，你随便就可以举出数十名全国知名的现代浙籍作家。据浙江省文学学会编写的《浙江现代文学百家》一书，收集的“五四”以后至建国以前的浙江籍现代知名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已多至129位。这恐怕还未必是收全的，难保没有缺漏。而其中属于一、二流作家的，也不下数十人；象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冯雪峰、夏衍、艾青、戴望舒、巴人、邵荃麟、柔石、殷夫、梁实秋、王鲁彦、许钦文、许杰、丰子恺、夏丏尊、应修人、潘漠华、王西彦、唐弢等，是无论哪一个人编文学史，都不会缺失他们的作家。在短短三十余年时间里，集中了那么一

大批文艺精英，是足够令人瞠目的。从浙江文学史纵向看，堪称旷古未有；从共时态全国文坛横向考察，也没有一个省份可以与之比较。

不独如此。现代浙籍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非但是以队伍壮观取胜，尤以阵容整齐、精萃迭出见长。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数量可观的浙籍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居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往往是他们领导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以文坛巨星言之，世所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巨头——鲁、郭、茅，浙江据其二。以创建新文学言之，浙籍作家在多种领域首建奇功：从新文体建设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和中国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周作人是“一代散文宗师”，徐志摩和艾青是分属中国现代诗歌史前后期的“双子星座”，夏衍则是中国话剧的先驱和创建中国电影业的“祖师”；从开创新文学思潮和流派说，茅盾是写实派文学的典型代表，郁达夫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首领，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拓荒者，如此等等。自然，这里所举，还只是就荦荦大端者言，至于创作实绩、文学批评建树、文学翻译劳绩可列为全国领先者，更是不可胜数。

我们列举如许浙江现代文学的辉煌成就，并非专在夸耀祖宗的荣光，犹如阿Q之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以自快意。如果是那样，成就倒成了一种沉重的负累，于今天的文学事业是毫无裨益的，尤其对于浙江的文学发展来说是如此。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重要的是要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不足。应当说，成就是一份财富，一份我们的前辈披荆斩棘、辛勤积累而成的无价之宝。这财富，就是我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浙籍作家所提供的宝贵经验正是它最突出的部分之一。因此，研究、总结浙籍现代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经验，应是具有跨越地域意义的，因为它所显示的文学成就

几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缩影，它所昭示的经验是几乎散布于中国东西南北各地浙籍作家所提供的，不能不说具有普遍性意义。前段，当我国文学横向移植的步子迈得过于峻急，而纵向继承自身的优秀传统反而显得薄弱的时候，重温浙籍作家的创作经验，进而把握我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另外，研究、总结现代浙籍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经验，对于繁荣、发展当代浙江文学更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纵观浙江现代、当代七十余年的文学发展史，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后四十年早已不能同前三十年同日而语，不独“现代时期”的那种“汉唐气象”后来已不复存在，如今就是居于全国中流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以建国以后的十七年为最甚，新时期十年是稍有起色，但同国内四处崛起的晋军、湘军、川军、鲁军、京派、海派等相比，又何尝可以比肩而立。这里留给当代浙江作家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同在浙江地，同是浙江人，同处鱼米之乡的环境，同为文物之邦的后裔，何以相距竟会如此之遥？认真总结浙江新文学前辈的经验，从他们走过的“光荣的荆棘路”中寻觅出一条切实可行之路，作为当今浙江文学发展之借鉴，不是一件十分切迫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作为鲁迅、茅盾故乡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自知负有郑重的使命；尽管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我们还在蹒跚行进，但我们决心为此而努力。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总体研究的需要和为发展当代浙江文学尽绵薄之力的意愿，我们研究室把浙江籍现当代作家研究列为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努力从现、当代打通的角度观照七十余年浙江文学发展史。收在这本小书里的二十来篇文章，就是我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重点首先放在几位成就最著的现代浙籍作家身上，意在揭示最宝贵的经验以为后世借镜；同时，为同前三十年对应，又选择了几位当代浙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创作成就与不足。而《光

荣和梦想》一文，有简略的前后期对照，则已含有对浙江文学作总体观照的意味了。自然，这本小书还只是论文的结集，缺乏系统研究的构架，选题虽力求涵盖面广，但总觉缺少紧密的内在联系。但目前我们所能奉献的只能是这一颗不成熟的果子，期望明敏的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有关这一课题的系统性研究专著，我们在努力结撰之中，只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切实的收获。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由衷的谢忱。

编 者

1991年2月于

浙江师范大学

目 次

1 前言

- | | | |
|-----|---------------------|-----|
| 1 | 觉醒者的悲剧 | 胡尹强 |
| | ——论鲁迅小说觉醒者形象系列 | |
| 18 | 论鲁迅杂文的艺术思维本质 | 王嘉良 |
| 47 | 《铸剑》、《理水》浅谈 | 韩伟岳 |
| 55 | 同构和异质 | 马 华 |
| | ——茅盾小说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模式比较 | |
| 74 | 坚持本体论的“人生派”文学观 | 何 休 |
| | ——论周作人早期文艺思想特色 | |
| 86 | 大正德谟克拉西洪潮上的泡沫 | 陈其强 |
| | ——郁达夫与日本文学 | |
| 99 | 论冯雪峰早期的诗歌创作 | 张乐初 |
| 111 | 人格熔铸的艺术实现 | 叶志良 |
| | ——论夏衍剧作中的知识者形象 | |
| 126 | 论徐志摩对新诗“绘画美”的成功实践 | 蔡根林 |
| 141 | 诗化了的土地和阳光 | 余根明 |
| | ——论艾青诗歌的独特意象 | |

- 153 梦水上的游弋 姜云飞
——戴望舒诗情结构探析
- 171 血液中燃烧着憧憬的火轮 汪亚明
——论殷夫前期的诗歌创作
- 185 青史自当留真迹 韦俊识
——丰子恺散文简论
- 199 陈学昭创作简论 毛策
- 215 光荣和梦想 阮忆
——当代浙江小说创作的文化臆说
- 227 徐迟报告文学的人物塑造艺术 徐忠明
- 239 葛川江·长塘镇·矮凳桥 金汉
——对吴越文化的三种阐释和表现
- 256 文化的皈依与表达的困难 张谷风
——李杭育小说的浪漫精神
- 264 余华小说综论 洪治纲
- 277 超越与局限 老君
——张抗抗小说漫说
- 287 匮乏与拯救 陈晓云
——谢晋电影的主题变奏

觉醒者的悲剧

——论鲁迅小说觉醒者形象系列

胡尹强

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奠基石《呐喊》、《彷徨》中，鲁迅塑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系列，表现了他对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发现和认识。作为天才的小说艺术家，鲁迅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只描述他发现的人物的处境、命运，只塑造性格形象，让人物自己展示自己，很少直抒他对人物的理解和评价。鲁迅让读者从他渗入描述的感情色彩和人物形象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去意会他蕴含的评价。因此，要理解和把握《呐喊》、《彷徨》塑造的形象系列，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鲁迅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宏观认识。

下面是鲁迅和向他约稿的《新青年》编辑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的一段著名的对话：

（鲁迅）：“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

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金心异）：“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①

鲁迅以“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②认可了毁坏铁屋的希望。

这就是鲁迅从启蒙主义视角观照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宏观认识。这个宏观认识包含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点：一、中国社会是一间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二、铁屋子里大多数同胞都在昏睡，不久都要闷死了；三、少数人觉醒了，大嚷起来，给毁坏铁屋带来希望。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宏观认识，是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呐喊》和《彷徨》形象系列的一把钥匙。

正是出于这样的宏观认识，鲁迅把他的小说创作的注意力和创作热情，集中凝聚在这间铁屋子里的两类人物形象中。一类是铁屋子里“熟睡的”“从昏睡到死灭”的大多数国民，即沉默的国民的大多数，为此，鲁迅塑造了阿Q、华老栓、单四嫂子、七斤、七斤嫂、闰土、祥林嫂、爱姑等系列形象。一类是铁屋子里少数的觉醒者，为此，鲁迅塑造了狂人、夏瑜、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等系列形象。这两个形象系列，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深刻地打着他那天才的独特印记的不朽奉献。也正是这两个形象系列，使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成熟的特质。

本文试图从鲁迅对他生活的时代的中国社会宏观认识出发，探索鲁迅塑造的觉醒者悲剧性形象的深刻、丰富而复杂的底蕴。

一

“东方既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③。从狂人到子君和涓生，都是绝无窗户而又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最早觉醒的

少数人。觉醒，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即把自己、也把铁屋里还在昏睡的同胞真正当人看了。于是，他们认清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反人性的本质，他们要挣脱封建主义的精神桎梏，发出破毁铁屋的呐喊了。这呐喊，不管其声浪是高是低，是强烈还是微弱，都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④

把觉醒者的形象系列和沉默的国民大多数的形象系列，作一个比较，就不难看出觉醒者人的意识觉醒的特质。狂人觉醒了，发现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历史是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他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精神分裂患了迫害狂，却仍然发出觉醒的人的真声音，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希图劝转他的昏睡的同胞不要再人吃人。劝转失败，他发出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呼声：“救救孩子！”夏瑜在杀头之前，还要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当然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然而却被铁屋子里昏睡的同胞视为“发了疯了”。当阿Q先是满足于自己的奴隶生活，认定革命就是和他过不去，就该杀头，后来终于不平起来，想投降革命党起来造反，当他沉浸在变奴隶的悲惨处境为奴隶主的为所欲为的幻想曲中的时候，吕纬甫却到城隍庙去拔掉神象的胡子，而且和朋友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了起来。阿Q们的革命和夏瑜、吕纬甫们的革命大相径庭，其分野正是在于有没有人的意识。阿Q们人的意识还没有觉醒，革命只是使自己变奴隶为奴隶主，奴隶意识和奴隶主意识区别只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夏瑜、吕纬甫们的革命是出于觉醒的人的意识，革命是为自己、也为同胞们争人的权利。

同样，当祥林嫂被当作奴隶或物品出卖了两次而嫁了两个丈夫，受尽凌辱，带着死后被锯为两半的迷信，求生不得，求死又无限恐惧的时候，子君竟然宣告“我是我自己的”，敢于依傍着自己选定的情人，在大街小巷人们探索、讥笑、猥亵和

轻蔑的眼光中穿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的宣告不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子君们（虽然是铁屋子里的极少数）不就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行者？

魏连殳和狂人的区别，只在于他觉醒了却没有致疯患上迫害狂。魏连殳被周围昏睡的同胞视为“异端”、“古怪”，当作笑柄，当作攻讦的对象，就差没有指他为疯子了。狂人在劝转失败后，寄希望于孩子，以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于是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魏连殳也把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孩子。两篇小说里两个主人公，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希望有如此相似的认识，这在鲁迅小说里实在是罕见的。这就透露出以下的信息：在鲁迅看来，魏连殳和狂人实在都是启蒙主义战士，魏连殳的性格、处境和命运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他没有致疯，神经正常地活在铁屋子里。

鲁迅认为“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正是因为二十世纪的曙光从破损的隙缝透进了铁屋，铁屋子里出现了象狂人、魏连殳、子君这样的觉醒者，发出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正是这“真声音”，有可能唤醒更多的同胞，一起来破毁铁屋子。

毫无疑问，觉醒者是鲁迅从启蒙主义视角发现的铁屋子里知识分子的精英。只要把觉醒者的形象系列和《呐喊》、《彷徨》中塑造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对比一下，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了。这后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就是人的意识还没有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如孔乙己、陈士成一——一心想跻身封建官僚阶层（吃人者）的行列，而成了科举制度的殉葬品，有的——如大哥、夏三爷、赵太爷、赵秀才、鲁四老爷——以他们吃人时愚妄的欢呼将被吃的弱者的悲惨呼号遮掩，有的——如赵七爷、四铭、高老夫子——以封建卫道士自

居，却昏聩堕落，发出腐尸的恶臭……

觉醒者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二十世纪的曙光一起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才可能有“五四”前后的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运动，中国这间封建主义的铁屋子才有可能破毁。

二

觉醒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更是平凡而普通的人。觉醒者——从狂人到子君，都有相似的处境和经历。他们都出身封建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到二十世纪初已经崩溃没落了，然而在那里封建礼教依然有顽强的势力，他们对封建主义禁锢人性有痛苦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机会接触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先进文化思潮——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一反一正，促成了他们人的意识的觉醒，发出了挣脱封建主义桎梏的呼声。他们觉醒了，仍然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破毁铁屋子的救世主。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神的完美和神的光辉。觉醒者形象闪动的精神光辉，是平凡而普通的知识分子觉醒后可能闪出的人的光辉。

作为平凡而普通的人，觉醒者的性格充满了人的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鲁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里，以惊人简洁的笔触，揭示了觉醒性格内在的深刻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发展。

觉醒者要面对的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和铁屋子里所有昏睡的同胞（既有愚妄的吃人者，更有被人吃而精神麻木不仁的被吃者）。他们既可能勇敢地起而争人的权利，大叫大嚷，希望唤醒昏睡的同胞，毁坏铁屋，也可能失望、消沉、颓废，甚至不得不背叛自己的启蒙主义理想，这就是鲁迅揭示的觉醒者性格的基本矛盾。

狂人性格的矛盾表现为既要揭露吃人、劝转人们不再吃

人，又害怕自己被吃掉。后者使他患了迫害狂，而前者使他即使精神错乱了也仍然奉行他的揭露和劝转，虽然在揭露和劝转的时候，也仍然害怕自己被吃掉。

吕纬甫青年时代觉醒时的豪情在无数的碰壁——希望做的事没一件如意——以后，消沉颓唐了，只“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做青年时代反对的事，为了维持生计，竟去教授“子曰诗云”。然而他仍然是个觉醒者，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和背叛，这就是他性格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魏连受性格的内在矛盾，比吕纬甫更复杂更强烈。他孤身向社会奋战，“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然而终于碰得头破血流，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要再活几天，他“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他做了军阀师长的顾问，并以此向逼得他走投无路的社会报复。他的报复胜利了，这胜利正显示这铁屋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如果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那么，人生最深刻的失败就是躬行先前憎恶反对的、现在仍然憎恶反对的一切。到死，魏连受也是个觉醒者（虽然他也是自己理想的叛变者），因为这个社会里，只有他自己最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最痛苦地咀嚼着自己失败的痛苦。

子君和涓生一方面敢于作封建主义的叛逆者，敢于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另一方面，又无力抵抗社会的压迫，在社会压迫面前退缩了。子君竟退回封建牢笼，死于无爱的人间，而涓生虽然竭力为自己离弃子君的卑怯自私辩解，然而最后他毕竟逃脱不了子君的死招来的他心里的地狱毒焰般的悔恨和悲哀。在社会压迫面前，他是卑怯自私的退缩者，然而悔恨和悲哀表明，他仍然是觉醒者。他认识自己的失败，也

认识到自己的卑怯和自私。这就是涓生的矛盾。

必须指出，觉醒者性格的全部尖锐复杂的矛盾，都是由于觉醒造成的。吕纬甫、魏连殳们既然人的意识觉醒了，他们的性格中也就不可避免有种种矛盾了。如果他们没有觉醒，他们性格中的矛盾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另一种性质，他们也成为铁屋子里的另一类人了。既然他们觉醒了，他们的性格矛盾就带着觉醒者的特质。而且，鲁迅进一步发现，觉醒者性格的矛盾，不管如何尖锐复杂，觉醒的人的意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占着性格的主导方向。人一旦觉醒了，就很难重新进入昏睡，正如“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⑤狂人尽管不能为同胞理解，然而却毫无疑问会为启蒙主义信念战斗到底的，狂人作为觉醒者的战斗激情始终压住了自己可能被吃的恐惧。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作为觉醒者向铁屋子挑战的时候，不用说，觉醒是他们性格矛盾的主导方面。即使他们失败了，颓唐了，甚至不得已在行为中显示出对启蒙主义信念的背叛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是觉醒者，觉醒仍然是他们性格的主导方面，只是这觉醒的主导方面是以痛苦为形式表现出来的。铁屋子里的知识分子教授“子曰诗云”维持生计，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吕纬甫却为此羞耻、痛苦；做了军阀顾问，谁都以为交运了，唯独魏连殳自己知道，这是最彻底的失败，也是他的慢性自戕。子君的自由婚姻失败了，但她默默的死于无爱的人间，表明她到死也仍然是觉醒者，不可能重新回到祥林嫂式的昏睡中……这一切，既是鲁迅对觉醒者性格的深刻的发现和含蓄深沉的赞赏，同时也支撑着鲁迅破毁铁屋子的顽强希望。

三

鲁迅小说的觉醒者，都是程度不同的孤独者，都是单身鏖战的战士。孤独，既是觉醒者的性格的最恰当的概括，也是觉

醒的处境和命运的最恰当的概括。历史赋予觉醒者的使命只能是单身鏖战；无论是发出“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以唤醒沉睡的同胞，还是反抗社会的压迫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觉醒者只能孤身奋斗。这全部原因，就是因为鲁迅发现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在这铁屋子里觉醒者只是极少数。

自从狂人觉醒，发现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以后，他就成了孤独者，他的昏睡的同胞就不能理解他了。他揭露人吃人的事实，他“劝转”人们不要再吃人，只能是单身鏖战。于是，除了在患上迫害狂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就别无所为了。夏瑜也是孤独者，在他的昏睡的同胞的意识中，他是疯了，谁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被杀头，他的血只能被愚昧的同胞蘸在馒头上作医治痼病的药。吕纬甫的青年时代还是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然而，革命高潮过去了，他也成了孤独者。为了恋爱同居，子君和她的家庭闹翻了，涓生也和所有的朋友绝交，他们成了孤独者了。他们反抗社会压迫，最后终于失败，爱情被窘迫的生活窒息，他们无言地分了手，孤独更彻底了。于是，子君默默地死于无爱的人间，涓生也只能在孤独中品尝如毒焰般噬啮他内心的悔恨和悲哀。描述魏连殳的性格、处境和命运的小说，鲁迅干脆用“孤独者”命题，实在是画龙点睛。

孤独而单身鏖战不是觉醒者天生就的性格，更不是他们喜欢如此。觉醒者是希望周围的人们理解他们的。觉醒者的单身鏖战，正是为了摆脱孤独，唤醒周围沉睡的人们来理解他们，和他们一起投入反封建、争人的权利的斗争。狂人“劝转”人们不再吃人，是唤醒人们，也是摆脱孤独。夏瑜被关进死牢要杀头，还对红眼睛阿义之流说：“大清的江山是我们大家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只身鏖战，难道不也包含着期

望人们理解他？魏连没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发些家庭应该破坏之类无所顾忌的议论，喜欢发表遭人攻击的文章，甚至他那被传为笑柄的对大良们的“看得比性命还宝贵”，都是为了争取人们、包括孩子们对他的理解，都是为了摆脱孤独。

然而，只要觉醒者执着于启蒙主义的信念，只要觉醒者还是觉醒者，还在躬行历史赋予他们的唤醒同胞的职责，命运似乎就注定他们只能是孤独者，只能单身鏖战。这是鲁迅发现的严峻的现实。在《呐喊》里，这严峻的现实虽然也通过狂人和夏瑜的形象作了揭示，然而还不充分，因为在创作《呐喊》的时候，鲁迅的创作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揭示沉默的大多数国民的灵魂的麻木和安于做奴隶。在《彷徨》里，鲁迅的创作注意力就更多地凝聚在觉醒者的处境和命运上了。于是有了《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三篇力作。《孤独者》的全篇艺术构思，就集中在以下的焦点上：当魏连没执着于启蒙主义的信念，单身鏖战，成为人们的笑柄和攻击对象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当他只是为了再活几天而且向社会向周围的人们作恶作剧的报复，至少在行为上背叛了启蒙主义信念而做了军阀的顾问的时候，他又成了被社会“理解”和欢迎的人物了，人们对他趋之若鹜，大良们也喜欢和他玩，欢欢喜喜接受他的报复，大良们的祖母也因被他叫“老家伙”而满心欢喜，人们都说他“交运”了，他门庭若市似乎不再孤独了。铁屋子是怎样地容不得觉醒者呵！

《孤独者》的叙述人“我”，也是一个觉醒者。发人深思的是，小说先让“我”对魏连没的孤独性格持异议，让“我”叹惜着规劝魏连没：“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光明些。”粗略一看，这似乎是鲁迅借“我”的嘴，对魏连没独头茧式的孤独和单身鏖战持否定态度了。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